



重庆1号古树 病情严重

391岁古苏铁，还能焕发生机吗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内，一株已有391岁的古苏铁树，因其传奇身世和特殊象征，在1991年重庆首批挂牌保护的古树名木中，被重庆市政府列为一级保护古树，编号位排第1。然而，这株古树如今病了，正在和病魔作着殊死抗争。

“它是重庆的宝贝，我们正在全力抢救它！”昨日，重庆市园林科研院有关负责人透露，由市、区、馆三级专家联合组成的救治组，现正在对1号古树实施紧急抢救。

古树健康每况愈下 植保专家寝食难安

记者昨日来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探望了病中的1号古树。站在这株古苏铁前，它鳞甲般的躯干，饱经沧桑的形态，仿佛在向游人述说它曾经的不凡岁月。

“它病了，我曾为之寝食难安。”年近七旬的植保专家刘强，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当了37年树医生，与古树是“忘年交”。2016年退休后，他仍时常受邀参与管护1号古树。刘强介绍，该株古苏铁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棵雌树，每年6~8月开花，2021年6月，它同时开出8朵雌花，堪称奇观。然而此后，它的健康每况愈下。在管护中，刘强等人发现支撑古苏铁的木柱易引来白蚁等病虫害，便为古苏铁安装了7根水泥假肢。

2022年初，1号古树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刘强组织园内管护人员对古树进行体检，发现它的叶片暗淡无光，不少叶片生长了暗褐色的小斑，病斑上生黑色小点，一些病斑连结，造成叶片枯萎发黄。“我们先期对古树进行了诊治，但效果不明显。”刘强说，去年春，古树没有像往年一样吐露新芽，基本上停止了生长。观测到这一情况，他们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吁请权威专家前往救治古树。

遭遇严重真菌性病害 暂时未脱离危险期

据考，1号古苏铁至今已经391岁，有“西南铁树王”之称，它是全国最珍贵、最有文人文故事的古苏铁之一，它的病情引起了重庆市城管局的高度重视。

2023年5月19日，重庆市城管局组织市园林科研院、南岸区城管局、抗战遗址博物馆的相关专家，现场查勘古树树势衰弱情况，研究抢救方案。随后，由市、区、馆三级组成的联合救治组，使用先进仪器，对古树的土壤、根系、树干等作了全面的检测。经检测，古树遭遇真菌性病害，病情严重。

在运用数据综合分析后，园林专家们采取树池积水排放、土壤改良、创伤修复、病虫害防治、根部处理、搭设遮阳网等10余项救治措施，对古树进行抢救复壮。在抢救过程中，专家们发现附近一株树木为1号古树的“克星”，它遮挡了1号古树正常生长所



园林专家在为1号古树作土壤改良 受访单位供图

需光照，专家遂对该树木进行了修剪。

现在，南岸区城管局、市园林科研院不时派出专家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观测掌握对1号古树的救治效果。“经过救治，我们保持谨慎乐观。”抗战遗址博物馆有关负责人王莎称，它正在恢复中，但有几个头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它是否脱离危险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曾见证抗战烽火岁月 身世非同一般

你知道吗，1号古树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据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所在地亦名黄山，原是一家私人别墅所在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重庆富商、“白礼洋行”买办黄云阶在此购建别墅，取名黄家花园。因苏铁寓含顽强、吉祥之意，且被认为是旺宅的风水植物，黄云阶重金求得这株古苏铁，植于园内。1938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从黄云阶手中购得黄山花园，这里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外交的重要场所，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

在全民抗战的浪潮中，这株古苏铁所在的古树林，成为不少名人常常驻足的地方。不少人常在它面前停驻、冥思，思考救国之策，寄托救国之志。古苏铁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也见证了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1991年，重庆首次进行古树名木普查，这株古苏铁被列为一级古树挂牌保护，编号为1。作为重庆首次古树名木普查的参与者，刘强是当年对古苏铁编号、挂牌保护的见证者。他回忆，该株古苏铁被编1号，大致有3点：作为极其稀有的植物“活化石”；它有助于研究重庆地理、重庆气候以及植物演变等；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连接着城市血脉，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重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号古树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宝贝，接下来市城管局将协调好专家力量，做好后续救治工作，让它尽快焕发生机活力。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刘强在检查1号古树的病情



专家在为1号古树搭设遮阳网

冷热兵器交织的古战场是啥样 重庆文物专家为你揭秘

近日，重庆文物考古专家们联手在《四川文物》上发表了论文《重庆奉节县白帝城遗址南宋兵器埋藏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以7年多的研究，首次从出土实物的角度，揭开了冷热兵器交织的古战场。记者昨天专访了论文的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治刚，在他的讲述中，一场场80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的攻防之战，早已不只是金戈铁马的冲杀与肉搏，此时的战场上，一枚枚火炮从投石机上弹射而出，交错轰击、爆裂在双方的军阵中，一支支强弩破空而来，从士兵的甲冑缝隙中刺进身体……白帝城兵器埋藏坑的发现，有力证实了宋元战争时期是冷热兵器共存使用的重要阶段。

89件兵器从兵器坑中破土而出

2017年，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奉节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组成的白帝城遗址考古队对位于白帝城核心区的子阳城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了一批南宋时期的城防遗存。

在本次发掘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1座兵器埋藏坑。在这个兵器坑里，共找到了兵器89件，包括铜弩机1件、铁矛2件、铁兵器构件1件、铁镞69件、铁火炮16件，可分为冷、热兵器两类。经过碳十四测年，兵器坑的废弃年代终于被锁定——在宋元之交，应在1278年及之前。

在兵器坑中，冷兵器占据了绝大多数，共有73件。其



白帝城兵器埋藏坑里出土的铁火炮



白帝城兵器埋藏坑里出土的部分器物组合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包括铜弩机1件、铁矛2件、铁兵器构件1件、铁镞69件。可分为手持兵器和远射兵器两类。其中最为值得一说的，要数出土的铁镞中的39件扁平头形镞。它们镞身近亚腰形，镞尖似扁平凿状，镞尖端开刃，胶部较短，铤部呈细长圆锥形。这种铁镞在白帝城、钓鱼城有大量发现，从尺寸看，属于重箭，体型较长的箭镞不是手持弓箭能够发射的，而是用固定安装的大型弓弩发射。

16件铁火炮保存之完好全国仅见

除了冷兵器之外，专家们还在这个兵器坑里，发掘出了16件铁火炮，它们成为目前我国考古所见保存最为完整、形制多样的铁火炮实物，是研究我国初级火器制造、

使用和功能的重要样本。

这些重达2~3公斤的铁火炮，通高大约为13厘米，全部呈中空状态。根据整体形态差异，这些铁火炮被分为了近橄榄型、荔枝型、球形三种类型。从形制结构看，这三种铁火炮均由盛放火药的铁罐弹体和安置火药引信的填药口两部分组成，铁火炮需借助药线引燃，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造成杀伤。

孙治刚说，这类火器最早源头可追溯至10~11世纪的北宋时期，最初将糊状火药用麻布、纸和绳捆成球状体，用抛石机投射出去，称为“火炮”。12世纪以来，南宋首先掌握了高硝粒状火药和火药线技术，盛放火药的容器由改为陶罐，内置毒药、石灰等，名曰“灰炮”，后在金人的仿制下，弹体由陶罐易为铁罐，即为“铁火炮”。

铁火炮被广泛用于重庆宋元攻防战

孙治刚说，铁火炮是我国初级火器创制和使用阶段的重要代表，宋元战争时期曾广泛应用于城池攻防战。目前在重庆地区的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万州天生城三处山城遗址中均发现有铁火炮实物。

从这三座城址出土铁火炮的形态来看，白帝城子阳城区域和天生城山顶环城发现的铁火炮形制接近，且多为完整器，应为宋军使用的铁火炮；而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区、园林区及白帝城下关城庙坪区域出土的铁火炮均为炸裂器，且形态上与目前确认的宋军铁火炮形制略有差异，推测其可能为元军攻城时所用的铁火炮。

白帝城发现的铁火炮集中于城址制高点子阳城樊家台、皇殿台，属城址陆路防御的重要节点、宋元双方交战的前哨阵地，表明火炮已成为城防的必备武器，印证了《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对山寨布防的记载。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